

新闻热线：5200110

21/30 邮箱：newl@sina.com

在距离湖南衡阳县县城53公里的地方，有一个叫界牌的小镇。它坐落在南岳衡山西麓，盛产瓷泥、瓷器，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曾被誉为衡阳县的“小香港”。随着近几年湖南陶瓷产业的部分萎缩，一部分农村居民外出打工谋生。12岁女童小雯（化名）的父亲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几天前，小雯在放学路上，将自己放了毒药的可乐递给了同学小霞、小林（均系化名），二人喝下后中毒身亡。

目前，小雯已在监护人、老师的陪同下，向警方供述投毒杀人事实。同时，通过对投毒工具等进行DNA、指纹等鉴定，小雯作案证据链也被证实。

记者日前赴界牌镇实地调查，试图还原事件真相。



衡阳12岁女童投毒杀人事件调查

自闭女生屡遭告状 心生怨恨投毒杀友

□还原

贫困差生家庭缺陷

同样的“标签”，让她们成了彼此“唯一的朋友”

小雯和小霞，是界牌镇某小学六年级同班同学，都来自贫困的低保家庭。

小雯的父亲在外打工，母亲5年前离家出走，留下她和两个妹妹，与85岁的爷爷、74岁的奶奶共同生活。

在办案民警和周边邻居眼里，由于复杂的家庭原因，

爷爷奶奶并不太疼爱小雯这个可能“没有血缘的孩子”。除了上学，小雯还要承担做饭、洗衣、照顾妹妹等家务。

小霞和小林是一对亲姐妹，小霞13岁，小林7岁。59岁的父亲老汤是个职业农民，在村里务农养家，每个星期到镇上见女儿们一次。村小撤点并

校后，为了让孩子念书，47岁的母亲带着小姐妹租了一个简单的杂屋，在镇上读书、生活。然而，母亲是个智障患者。在老汤眼里，她总是把自己和两个女儿“照顾得乌七八糟”。

3个孩子，不同的家庭境况，同样的惨淡光景。

在班主任肖老师的印象

中，小雯和小霞成绩一直是倒数一二名，都穿得脏兮兮的，与其他孩子交流很少。其中，小雯尤其沉默自闭，肖老师曾试图通过聊天等方式走进她的内心世界，但“非常艰难”。

贫困、差生、家庭缺陷——近乎相同的“标签”，让小雯和小霞成了彼此唯一的“朋友”。

屡遭告状心生怨恨

提前买的“毒鼠强”，一个月后被她放进了可乐

12岁，正是爱打闹、爱开玩笑的年纪。一起放学回家的路上，3个孩子矛盾很多。吵闹打架了，小霞和小林会回家告诉母亲。

智障的母亲想不出其他方法保护孩子，只好数次去小雯家絮絮叨叨告状。小雯因此遭到爷爷奶奶责骂，埋下了怨恨的祸根。

“如果不是她们告状，她妈妈就不会来。爷爷奶奶总是骂我，次数多得都数不清了，我恨她们。”小雯供述。

大约一个月前的一天，3个孩子放学回家路上经过一

户民居，见到院子里有一辆玩具儿童车。生好奇的小雯去踢院门，把门轴踢坏了。此时户主发现了她们，小霞“告状”说是小雯踢坏了门，使她遭到户主责问。“心里觉得不舒服，就想买老鼠药给她们吃。”小雯对警方供述。

20多天前，恰逢界牌镇赶集。小雯从奶奶口袋里拿了5块钱，走进一家农资店，花3元钱买了一包“灭鼠先锋”（主要成分为毒鼠强）。此后，鼠药一直放在小雯的书包里。

触发悲剧的，是一场孩子间的打闹。6月9日，3个孩子

在学校玩耍，小雯将7岁的小林踢倒在地。当天下午，两姐妹的母亲到学校接孩子时，身为姐姐的小霞告状，于是两姐妹的母亲掐了小雯的耳朵。

“她掐我的耳朵，我好痛好痛。”在录口供过程中，小雯告诉肖老师，那一刻她内心的怨恨更深了。

无处倾吐内心的委屈，小雯怨恨更深。周遭也没有人察觉到，她对“好朋友”的这种复杂情绪。

第二天中午午饭后，小雯一个人来到学校小卖部，买了一瓶可乐，然后来到学校幼儿

园地下室的一间小屋，将鼠药放了进去。

放学路上，小霞、小林喝了小霞递来的掺毒可乐。姐姐喝得多，几分钟后倒地身亡。妹妹喝得少，又过了几分钟，出现手脚抽搐、口吐白沫等症状，被村民发现，送往医院不治身亡。

小霞倒地之后，小雯如往常一般回家了。

老汤见到孩子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十多年前，老汤13岁的儿子在水塘溺亡。如今，两个女儿又中毒身亡，他说，再也没有孩子了。

家庭担子让她早熟

在办案民警看来，12岁的小女孩“很沉稳且有心机”

记者在衡阳县公安局见到了皮肤黝黑、身材瘦弱的小雯。

她沉默地坐着，穿着崭新的T恤、牛仔裤和鞋子，正低头专心地玩着一幅卡通贴纸。那是办案民警答应她的“心愿”——对于自闭的小雯，民警们采取了温和方式。

而在此之前，据办案民警所述，这是一个“问她几岁了，可能隔十分钟才会小声回答的孩子”。

审讯中，每当提起离家出

走的妈妈，小雯总是反应很激烈，她说“不要提我妈妈，我恨她”。小雯被公安机关锁定为嫌疑人后，一位女警一直陪着她。在小雯的口述中，离家出走的妈妈“已经死了”。

记者目睹了女警与小雯的一番对话。在长达几十分钟的对话里，小雯一直低头玩着卡通贴纸，目光不与任何人接触，只是摇头和点头。女警每问一个问题，都需要思考很久，避开“杀人”“投毒”这样的字眼，以免刺激她的情绪。

当女警问“你想回家吗？不想提爷爷奶奶，爸爸和妹妹？”小雯摇了摇头，又摇了摇头。而这时小雯已在公安局和拘留所待了好几天。

在县公安局协助调查、被看管拘留，是小雯第一次来到县城。女警一直陪着她接受调查审讯，替她安排在拘留所的食宿。

让女警不确定的是，小雯究竟是不是真正了解“杀人”是什么概念，有没有人告诉她，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？

另一方面，过早承担家庭的部分担子，让小雯成长为一个有些早熟，甚至在办案民警看来都“很沉稳、有心机”的孩子。

此前有媒体报道，当地流传两种说法，一是小霞、小林姐妹因不堪饥饿，吃下垃圾堆里的食物中毒身亡；二是小姐妹被两名男子哄到山里，喝下有毒可乐中毒身亡。

据警方取证调查及小雯本人供述，两种说法都是小雯编造的谎言。

□追问

这是谁的悲剧？

深藏且发酵的怨恨，需要家庭和社会来帮忙纾解

12岁的女童，内心有着无法纾解的怨恨，当她付诸行动，悲剧已无可挽回。

小雯的举动，让一对已经失去儿子的父母，又失去了两个女儿。同时，也几乎毁掉了自己的未来。

记者14日获悉，事发后，界牌镇党委政府第一时间安排专人24小时陪同安抚受害人家属，看望并送上慰问金。由于受害人家境困难，政府号召全体干部职工、界牌境内社会人士、企业捐款，短短几天，已收到捐款3万余元。对受害人父母今后的生活，政府表态，“将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予最大关怀”。

然而，这样的人间惨剧，给学校、邻居乃至界牌这个小镇几乎所有人带来的震撼、痛惜与思考，仍未散去。

这是谁的悲剧？谁该为此负责？

小雯已被公安机关抓获，供述投毒全过程。卖鼠药的农资店店主已被警方控制。案件调查处理正在进一步有序开展。

答案却远未止于此。

界牌镇曾进行统计，全镇0至5岁的留守儿童有381人。5岁以上的留守儿童，从学校了解，大约有近两千人。

根据全国妇联5月发布的最新调查，我国目前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.55万人，占全国儿童总数约两成。

一定程度上而言，和小雯一样，农村留守儿童中一些孩子也面临着父母不在身边、缺乏沟通交流的尴尬境况。他们比其他的孩子，更需要来自家庭、学校和全社会的心理关怀和疏导。

如果曾有人倾听、纾解过小雯内心发酵的怨恨，一闪而过的念头或许就不会发酵成危险的情绪和行动。

如果曾有人发现她书包里放了多天的鼠药，尚未实施的危险行动，或许就会被遏止。

悲剧敲响警钟。很多农村留守儿童，需要家庭和全社会共同编织一个巨大的安全网，有能力且合格履行义务的监护人、拥有健全心理干预机制的学校、提供切实帮扶与救助的政府与社会组织，都是网中的经纬线。

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与心理健康，已刻不容缓。

（据京华时报）